

彌羅叢書

華
林
著

藝
術
與
生
活

女子書店發行

書叢羅彌

活生與術藝

權作著有

究必印翻

二十二年八月初版

印數一至一〇〇〇

著作者 華林

主編者 彌羅社

發行者 女子書店

印刷者 上海均益利國聯合印刷公司

海霞飛路五二三號

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

實價大洋二角

外埠酌加運費

内中話言甚多為世罕得
大意特書

羅世為
子友指正
馬山言

不華林

引言

本書是在『彌羅週刊』上，所發表之文字，選錄共十五篇，另從『求索』書中，選入三篇，集成此冊，題名曰『藝術與生活』，因藝術創作，大都由藝術家戰鬥生活中而產生，藝術固然是他們的生活，生活亦是他們的藝術，則藝術生活與生活藝術，二者同為天才所努力之創作，本書文選，其意在斯！

此書獻

給我友

方宛珊女士

四月八日

華林

藝術與生活

華林著

目錄

- (一) 藝術與人生之智慧
- (二) 但丁與新意大利
- (三) 焦陀與佛羅杭司
- (四) 拜特亞格及其愛泉
- (五) 彌克浪的末日審判

目 錄

藝術與生活

二

(六) 但丁故鄉之游

(七) 向前進

(八) 文西與哥德

(九) 哥德百年紀念

(十) 浮士德與近代文藝

(十一) 盧梭之余麗和瑞士

(十二) 拜倫的浪漫思想

(十三) 希臘軍中的拜倫

(十四) 貝多芬的生活與藝術

(十五) 衛尼絲的華克納

(十六) 陶斯道與尼采

(十七) 藝術家與戰士生活

(十八) 社會與天才

藝術與人生之智慧

沙士比亞之傑作『哈邁賴』，以柔弱之身體，擔當這復仇之恐怖責任；以溫良之性情，遭遇這不幸之運命所支配。當他沉思默想時，如何追求這人生之出路呢？『潘邁代』偷了天火給人，被罰往在高加索山巔，就靠着他自家之反抗與自助，戰勝天威『浮士德』在一生之痛苦與錯誤中，得到人生的真理，他時時拒絕，時時開始，以不斷地努力和要求，造成自家之偉大！人生真是不可思議的『謎』呀，只有傑出之天才能參透他，參透到深刻時

，那血脈與呼吸的震動，奏出『無言之哀歌』，宇宙與人生共忘時，就是智慧表現到純潔的境界，然後藝術家在想像上創造出形色的美來，和上帝創造天地一樣，這是如何的奮勇與精進，始克達到這種超越的境界，故藝術家的心情如滄海一樣，表面上有狂瀾怒濤，與風馳電掣的雷雨，奏起宇宙間之合奏曲，而海底極深沉處，幽靜孤寂地如同大山中之最高嶺的雪峯，不曾染半點的塵埃，這真是智慧之光明，反映在藝術作品上，這才能啓發人們的深省，和領略人生到極致，西哲說『天才是長久地忍耐』，我說天才是不斷地探討，要有『潘邁代』的反抗，要有『浮士德』的

努力，然後才能創造出偉大作品來！尼采說過『從最高的山頭降到最低的深淵，我的運命，要我如此』，我說最高要高到不可仰視，最低要低到不可揣測，就是我們要求快樂，快樂要到極峯，要得到痛苦，痛苦到不可言狀，這才能衝出人生的水平線，衝出凡庸天地之牢獄，然後才能領略到藝術的趣味上，在藝術上創造新的天地，你看那文西的傑作『微笑』，（即饒其得）如深淵不可測：再看那杭伯浪的『哲人』，從窗中透進微微地光明，射在哲人的頭蓋，和書上的頁面，房屋深沉在陰暗中，好像世界上，只有一點智慧的光明，拋棄一切的偉大，在哲人的智慧中，

則另有天地，管他皇宮的寶殿也好，牢獄的鐵窗也好，吾人在靜默中，已遺棄世界而不顧，可見文西愛慕自然，愈認識到深刻，愈尋到生命的源泉，杭伯浪則做自家之主人，集精會神地，在自家內心裏覓世界，若彌蓋浪之反抗與詛呪，呂亥之愁悶與鎮定，各人在他的線條上，如宇宙一般地神祕，奏出生命之凱歌，則藝術是人生智慧之結晶品，從這結晶品中，可分析宇宙間所構成種種之色素，而復化爲天虹之詩也！

但丁與新意大利

立國要有立國的『元氣』，復興要有復興的『精神』，在這
自私自利爭奪殘殺虛偽險毒的人羣中，斷斷產生不出偉大的事業
來。意大利在中世紀中，水深火熱，陷於不可自拔之慘境，政黨
王黨，互爭長雄，從八百年起，在『沙勒漫內』帝王威權之下，
即醞釀此不幸之動機，到了十九世紀意大利各城市工商業異常發
展，各封建諸侯，各欲擴充其勢力，於是聯絡商業團體以自厚，
或加入政黨或王黨以相殘殺，每一城市之中，自相水火，其時外

患侵入，意大利全境，都爲異族所蹂躪，而政教相爭，各引外力以自固，不幸之意大利，幾無一片乾淨土！詩人『但丁』目擊祖國，陷於危亡之痛，著『王國論』，以倡理想政治之建設帝王爲公僕，人民乃其主人，權力爲上帝所使命，爲公共而服務，人權由神權而來，並非意造，乃出乎自然，意大利政治改造家『馬繼阿魏』在『盧梭』前約二百年而倡民治者，是直接受但丁之影響，但丁本爲佛羅杭司城中的望族，是屬教黨，但丁欲救出意大利，遂與呂克尙布『昂利第七』王相聯合，期實現其理想之政治，而統一意大利，不幸王不久卽死，但丁之熱情，遂不見容於當時

，敵黨橫加陷害，庸相從而誹謗之，但丁遂見放逐，不許其返歸故鄉，因而流亡在外，到處奔波，窮困等於乞丐，但丁在『神曲』上，入地獄時，謂『拋去一切希望，使人此門！』但丁之夢想，造成偉大之悲劇，世界都變成地獄，惟在『愛人心中，覓到已失掉之天堂！』是見『拜阿特利司』爲光明之指導者，世界上亦惟有『愛情』能把老朽之民族，回復到少年！但丁流放在外，客死他鄉，除少數文藝家追念外，但丁之名，沉默無聞者數百年，非但歐洲不知有但丁，卽意大利一般庸衆，亦無知其名姓者，到了十九世紀，意大利國家之靈魂被『統一運動』Risorgimento

所警醒，但丁之面孔，始由墳墓中而起立，舉起他憔悴枯瘦之手指，指示意大利青年們，光明燦爛之前途！於是愛國的勇士『加里波地』，『馬志尼』『拜里戈』等，奮勇而起，排除外患逐出國境之外，而建設新意大利！『但丁』之名，舉世祝之爲詩聖，爲意大利之靈魂，『馬志尼』謂爲如寶石絕不能被他的塵土所損，意謂終能發出偉大之光明也！但丁如是，意大利如是，吾謂汨羅江流之『屈原』，卽與衰老之中國民族，長此而終古乎？『離騷』上曾指示我們青年，象濁獨清之意志，舉香草以爲喻，祖國在風雨飄搖之中，夜夜江潮，吼成不平之聲，屈原在那裏鼓起滔天之怒濤，滌盡人世之穢垢，青年幸毋忘雪國之恥！

焦陀與佛羅杭司

世界上最需要的，是『建設家』！無論是在思想方面及學術方面，或時改革方面及事業方面，都是以建設為目標，因為真正的偉大建設家，沒有不具有極大的破壞力！凡一種極有力的新學說產生，同時舊學說必失其權威，故破壞須要有『建設的破壞』，亦可說建設就是破壞！開創近代藝術之鼻祖『焦陀』Giotto（1266—1336）在那中世紀中『比讓丁』『高特式』藝術勢力支配之下，獨創新格，他在藝術上創造新的形式，也如『但丁』在

詩詞上創造新的理想。「焦陀」本一農家子，生在「佛羅杭司」附近一鄉村中，時方十歲，卽認識鄰近一帶村落，且山河秀媚，飽餐自然風光，適其時畫家「謝馬碧」經過其地，見一牧童繪其羊於沙土之上，知其靈感敏極，大爲驚異，乃商諸其父，帶入佛市，從其習繪業，其師固未脫「比讓丁」之風俗，至焦陀則另開闢一新徑途，棄其粗淺之法則，而直接窺察自然，故建築雕刻上，帶有摹仿「底特式」藝術之趣味，焦陀亦有新的創襲，他在雕刻上亦如在繪畫上，建樹許多之奇蹟！焦陀是但丁之好友，但丁在神曲上讚美焦陀，焦陀在壁畫上讚美但丁，當焦陀在「罷陀」

城中工作時，曾與被逐放之但丁相會聚，但丁在焦陀家中，見有許多醜兒，亦肖其父，但丁頗驚奇，以爲他有如此醜兒，不類其藝術，蓋焦陀在藝術上創造許多的美姿容也、『但丁』『焦陀』與『佛羅杭司』城市，三個光榮之名詞，結成如連理之枝，佛市在意大利中部四周有『阿邦林』山脈，『阿老』河流灌其中，風景至爲佳麗，佛市爲百合花城，建築物林立，城市繁榮在山谷中，如嬰兒睡在搖籃，其秀麗溫柔之面孔，令人起無窮之愛慕，佛市是但丁與焦陀之故鄉，爲近代文化發祥之地，當吾旅居『佛羅杭司』時，每日清晨，余恆往河濱散步，時繞道至『聖科司』教堂

前，瞻仰但丁之石像，或留連在但丁墓前，雖教堂不遠，有但丁之故居，格式亦古雅，此教堂內之壁畫，即出於焦陀之手，有一幅『聖佛昂梭衛之死』，即其傑作之一，佛市大教堂旁之高塔，亦爲焦陀所建築，且其上有許多裝飾雕刻，亦出於焦陀之手，足見焦陀非但是創始的畫家，也是雕刻家建築家，在他的作品上，可以知道他是個自然主義者，而發明熱烈之姿態和表情，他的愛慕自然，與近代自然派畫家不同，並非專事摹仿，故其姿態，表情，雖一草一木，觀察至爲微細，而全部分的偉大精神，是在藝人的創造！意大利自焦陀後，復興運動中之偉大藝人，幾無不受

焦陀之影響，也如但丁在詩詞中，創造復興時代之新生命一樣！佛市是文藝復興之搖籃，但丁與焦陀是文藝復興之父，『愛情與自然』卽其慈母也！吾游佛羅杭司，吾愛慕斯人！

藝術與生活

拜特亞格及其愛泉

法國南方，在浩納河畔，有名城『阿月弄』，當十四世紀，羅馬教皇，移駐於此，於是有莊嚴雄武之行宮，建築在土岡之上，一時文人藝士接踵於此者，垂百餘年，可稱爲中世紀末葉，南歐之一大都會，離城數十里，在山崖絕壁下，湧現出一幽媚之清泉，卽意大利詩人『拜特亞格』留居之處。(1374-1374)此泉在『鹹格呂司』、爲歐人言情之聖地，新婚之愛侶，多度蜜月於此，時人皆以愛泉目之，因詩人第一次遇見他愛人『羅諧』，卽在此

泉之附近 當年舊泉已枯涸；遺迹猶存，而漫野香草，觸鼻醉人，加之湧泉從石隙中，激成雪白浪花，泉音沁人心骨，河畔有詩人故居，是一普通民房，山居別有幽境，追想當年詩人人生世，目見意大利政教相爭，流血遍野，舉國人民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，無由自闢其生路，詩人『但丁』與『拜特亞格』，爲人民請命，一再呼籲，均爲權勢所拒絕，失望之詩人，流亡在外，無以慰其救國之心癡，因而追慕一奇遇之美女，以致敬仰之誠，於是作『情詩』以歌頌，後『盧梭』在他傑作『余麗』一書中，亦曾述及『拜特亞格之情詩』！足見偉大人物，常常保存他之心情，寄託

在幻想之美境，以逃脫其現實之苦悶，而能激發其勇往之精神！無感情之人，則不須信仰，無信仰之人，則永無『做人』之希望，故吾常言，能崇拜一愛人，方能使人格而昇華！並非不關心國難，而沉迷酒色之中，須知『愛情』至爲高貴非精美之文藝，無由表現其愛慕之熱忱，詩人『拜特亞格』追隨美女『羅諧』所踐踏之國土，都帶有許多燕子之泥香！加之幽谷之清泉，高山之明月，一經詩人歌頌花鳥都有深情，六百年前之豔迹，使後人留連不去者，豈僅『阿月弄』城市之光榮，全世界人民，都受愛情之洗禮，而能領略人生最高之意義，『人當因愛而生，亦因愛而

死
！

彌克浪的「末日審判」

我們要尋求最高的極峯，親臨到無底的深淵「痛苦」淘淨了我們的人生，「孤寂」使我們思想得自由飛躍！文藝家之熱情，常常和他的運命相搏鬥：「謝聊亥利」在他的愛子尸前，揮淚繪他的遺像，但丁離去他的故鄉，世界都變成地獄，「季爾郎達幼」欲把佛羅杭司的城牆，都繪成壁畫，彌克浪要把海港一座大山，雕成一個石像，可怕的由痛苦與孤寂中所造成之偉大天才，其心胸露出如火山般的熱狂，其眼線射出如雪峯上的寒光，世界人

顯在他的面前；如凝霜的弱草，暴雨的殘花，又若寬薄的細蛆，死尸的微虫，但此蛆虫中最惡毒險狠者，是爲人類！試觀羅馬教皇宮中，有一幅彌克浪 *Michel-Ange* (1475—1564) 之壁畫『末日審判』；其時彌克浪已有六十一歲，以六年苦工，畫成巨作，畫中結構，分左右兩部分，右方人見有許多人體，如山水瀑泉，急流而下，左方有許多人叢，極力上昇，如登高山；至感困難，自上而下，分三部分，即天堂，淨土，地獄是也，天使和惡魔，縱橫其中，惟其中部，有七天使，吹喇叭傳達死者待審；另有兩人使閱書審查過去之生命，左方有許多死者復活，由枯骨復成肉

體，右方有地獄渡船，如但丁神曲中游地獄然，上部耶穌立在當中，背後立了許多的選民，右方有許多犧牲之聖徒，各負臨死之刑具，在耶穌面前呼名報到。聖昂特負其十字架，聖罷特怒邁手提其皮，還有其他聖徒，各帶酷刑，齊集在耶穌之前，左方有亞當和夏娃，立在衆人之中，全部分之作品，充滿失望與憤恨，耶穌已拋棄去他的慈悲，好像以希臘戰鬥報復之神，來詛咒世界，舉其右手，左手前伸，極表憤恨之狀，眼淚隱藏在眼毛之內，看這種險惡殘毒的人類，幾應都處罰在地獄中，惟有少數傑出之賢哲，被一般庸衆害死，人類是絕不可寬恕的！惟有聖母在旁，不

忍目睹此罪惡之世界，起其憐憫之情；在全部之悲憤中，世界已完全絕望，只有在聖母心中，還有一點光明，指示人生之出路，此彌克浪與悅多利亞夫人之愛情，給這乾枯世界中，一點微微地溫慰之清泉，除此之外，世界都消滅在悲憤中；在他的作品上，竟不見一花一木，山河天地，都不能存在他的心目中，這種創作，如驚天的巨雷，將世界擊成粉碎，好像但丁的神曲一樣，親臨無底的深淵，而努力傾向最高的山峯，痛苦使他純潔，孤寂使他自由，彌克浪在末日審判中，已宣布世界死刑了！但丁如是，貝多芬亦如是，偉大的人們，只有和他的命運搏鬥的！

但丁故鄉之游

『藝術世界』與『科學世界』爲人類文化之結晶，一者屬於內生命之表現，爲主觀的，爲想像的，超越一切利害，使吾人不陷於現實之苦悶。而鑑賞一切人生之美麗，有願望，有熱情，故活的科學，就是藝術，使吾人生命，愈加豐富，而努力於創造之途，一者屬於外世界之探求，爲客觀的，爲理知的，分析一切現象，追求一種相當之解釋，但根據已成之事實，是事實之結果，而非事實之起源，故死的藝術，就是科學，而能供給吾人許多之

教訓，使吾人侵佔外世界之力量，愈加精密，而改變世界之大觀，此二者，時相補助，亦時相衝突，一者求絕對崇高之美境，一者求相對分析之理論，藝術家把宇宙觀看成人生觀，科學家把人生觀看成宇宙觀，其實人類都在這『兩世界』中努力，真正之文藝家，不僅僅是幻夢，是熱狂，還要行之於事實，領導羣衆，而趨赴於光明之途，在此黑暗憂悶之世界中，創造一種理想之新天國，故藝人胸襟，絕不受現實所束縛，他的心，在名山，在高峯，和彩雲爲友，與星月爲朋，他厭棄一切權利，鄙視一切庸衆，但是他又是預言者，見人所不可見之公道，愛人所不感覺之偉大

，此種『熱情』，把世界一切都拋棄了，但一切都爲他所有，我確信這種人格之偉大，斷非科學世界所能想像及之。『惟心方能了解心之深處，知識不能單獨透澈偉大人物之心情』，吾今重遊意大利，探求文藝復興之祕密，曾感受人生上深刻之教訓，請先對名城『佛羅杭司』而進一言。

當中世紀黑暗時代，教黨王黨相爭逐，外患頻仍，內憂紛起，庸人趨炎附勢，賢者生死流離，改革政教之英傑，被焚死在老宮前，奔救祖國之詩人，不能見容於故鄉，以及建築家雕刻家畫家，飢死於窮途，流亡於異邦，在一千三百多年，全城大半毀滅

於火，黑白兩派之爭權，又有極大之水災，及極恐怖之瘟疫，而教黨王黨相爭殺愈嚴酷，不期在此黑暗世界中，尋到一綫之光明，就是文藝家與現實對抗，與權利宣戰，他們在幻想上，創造許多偉大人格之模範，他們在熱情上，衝破自私自利之牢獄，一場激烈戰爭，留下許多痕迹，數百年後，光明普照一切，近代文化，誰敢謂不受文藝復興影響，而引導文藝復興之光明，誰不謂但丁之『神曲』是在黑暗中，指示光明、唯一之先導，有如中國『屈原之離騷』古今賢哲所同慨者也，我悲哀東方 這悽慘之東方，只有『屈原』是吾人親密之良友，世界將裂成兩半，無論走到

何處，就是「屈原世界」，與「非屈原世界」而已。「但丁」即屈原世界中，後起之秀也，當吾游「佛羅杭司」時，吾曾欣賞許多藝人之作品，最先則爲但丁好友之創造家「焦陀」他與「但丁」「佛羅杭司」三個名詞，結成連理之枝，「焦陀」是畫家，也是建築家雕刻家，是「但丁」「拜特亞格」之好友，在他全部之創作中，都不外表現最高之熱情與慈愛，其他如雕刻家「多那代奴」表現生命之努力，及「昂艾利過」之壁畫，醉入清雅神祕之生命，但吾遊「邁第謝司」墳墓前，鑑賞「彌克浪」四個雕像，卽朝夕日夜，成爲人生之輪迴，以極有力之筋骨，表現極疲勞之

人生，另有思想者一像，與『文西』之微笑一畫，成爲人生不朽之謎，誰也不能猜透，此像是『邁第謝司羅航』之雕像，思想者而着武士裝，但面貌隱沒在盔冠中，姿態不會有明顯之指示，此廟堂中有兩像，一者表示是夢想家，一者表示是事業家，但都是有力量之戰士，在朝夕之苦悶中，此謎終不能猜透，人類都是這樣地努力去，再看飄流異邦之佛羅杭司天才，卽『文西』所繪救主一像，表現力何等深刻，人生之悲運，因愛而犧牲，在極簡單之曲綫裏，表現極慈悲之熱情，對於此等傑作，足見文藝家，透入人生之內心，何等深刻，而給吾人之教訓，惟有不斷之努力，甘

爲情而死耳，『文西』是一不羈之天才，是文藝家而兼科學家，如『哥德』一樣，探求宇宙間之祕密，努力求知，身世淒涼，流亡在法，以終其餘年，好像詩人『拜特亞格』流落在法，愛慕一女子名『勞』者，終身歌頌之，對於祖國，咸感不幸之命運，不能見知於當時，足見天才，愈經磨折，而創造之力，亦愈偉大也，不觀乎，飢死在陋室中之『馬薩蕭』，留下不朽之傑作！在佛市之『各買』教堂中，完成『焦陀』之靈魂，而附之以肉體，創作之精妙，超出前輩，而生涯窮困，殆天之所以惠賜天才也，足見『培養天才，是熱情，不是資財，吾人所要求滿足的，是願望

『不是私慾』，明乎此，然後才能領略人生之價值，做一偉大不朽之事業，而非庸衆，終日顛倒於自私自利之中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，吾游意大利之『雅典』，在鄉野中，聽到『伯拉圖』之風聲，飲進『但丁』之愛泉，歌頌在『百合花』前，流連在『阿老』河畔，使吾心醉，使吾情癡，吾方知心情之需要。恩愛遠甚於飢渴也，無論是文藝家，是科學家，惟有『愛情』，能增進人生之興趣，吾所謂興趣者，是在幻夢中求，而非在現實世界上，有所略取。換言之惟有大野心之人，惟有大熱情之人，他才能鄙視一切富貴權利，爲世界創造一種光華燦爛之新文明，今『佛羅杭』

司』留下痕迹 是血是淚，吾不得而知，但是天才，所要求他個人之滿足的，誠令人驚怖，誠令人拜倒，即『爲愛而創造一個新世界，爲恨而毀滅一個舊世界』而已。

藝術與生活

向前進！

愛好偉大作品

滋養少年精神

人生就是戰爭！人生就是悲劇！我們要生活在暴風雨中，我們要領略宇宙中之偉大變化，別要歎氣，別要自餒，『在障礙之前』我們只有鼓起勇氣向前進！你們想，你們常常想『鑑賞那『彌克浪』的偉大作品，何等熱烈而悲哀，以超越的『美』』滋養你們的精神，你們想，你們常常想，誦讀那『但丁』的神曲，何

向前進！

等黑暗而慘痛，以誠篤的信仰。尋求到『愛』的面前，人生愈是在苦悶中，愈要拿理想來解脫，愈是在煩擾中，愈要尋孤寂來修養，假若你們的生命，已經鍛鍊成堅實的集中能力，無論如何痛苦，不能損失你們的健康，智慧的人生，惟在熱情中能飛躍到最高的天堂，熱情的勇氣惟在智慧中能探求到最低的深淵，我們能把『赤裸裸的心』，完全獻給我所愛的個人，（愛國家愛人道愛學術愛事業，都是象徵一個人。）但是我有超越的能力，把『真心』奪回放置我的心坎中。創痕愈多，人格愈純潔，痛苦愈深，志趣愈高超，石未進墳墓前，永遠是一個少年！現在中國一般

地和平享樂的主義，爲一般青年造成不朽的墳墓，馬馬虎虎地度過這苟安殘生，老朽到百年，不能領略到一點的人生趣味，不能認識得一點的人生意義，生如尸骨，死如秋虫，是不可哀，而孰可哀乎？『摩西』『蘇格拉底』『耶穌』，和『屈原』『但丁』等，他們都站在我的面前，時時未能去懷，那些誠篤爲愛而犧牲的莊嚴容貌，那些高尚爲世抱不平的超人氣概，驚醒了我的悲哀心靈，激起了我的失望志趣，『人生的真理，惟有天才能提高他，天才永遠是孤寂之人。』足見民族之存亡，惟視乎有無天才延續其生命，世界沒有他們的憤呼，世界太寂寞了，人生就是戰爭。

，人生就是悲劇，我要踏着先賢的血跡前進 我要飲進先賢的淚
泉首歌，我快樂了！我快樂在『障礙之前』！

文西和哥德

『文西』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之畫家，爲復興三傑之一，屬『彌浪』派，有最後聖餐一壁畫，在此城之廟宇中，後死在法國，巴黎博物院中有微笑一幅傑作。『哥德』近代最大之詩人，開創浪漫文學之先導，生平創作甚多。以維特與浮士德二傑作流行最廣，世人都推重之：他與文西雖時代不同，但都爲偉大之智慧者，博學而能文藝，皆有獨到之特見，洵爲傑出奇才。

文西

文西是藝術家而兼科學家，造詣亦深，完全爲博大

天才，世所罕有。他愛慕『自然』，他還要認識『自然』，他要探討一切的祕密。他要追求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他無處不去掘發，他用不斷地工作去深造。即就他的禱書而言，吾們發覺出他有精密的技巧，還有深烈的表情。這種『求知』的慾望，要有如何之天才以供給之，誠不能不使吾人驚服拜倒，歎未曾有，即就其在彌浪城中，聖馬利教學壁畫『最後聖餐』一幅而言，耶穌對衆門徒說『汝輩中，有一人將害我！此種恐怖之言語，驚起十二門徒，互相猜疑，各人以不同之恣態，表現各人不同之性情，如狂海怒濤，感情至爲熱烈，而中座耶穌，垂頭而現憐憫之情，自願受不幸之

運命所處置，其孤高有如大山嶺之雪峯，此種冷靜態度，連結一般熱烈之動作，構圖至爲諧和，且從窗外透進一點自然之風光，溫慰一般苦惱之人生，文西對於世界『愈認識，愈可愛』，如『饒其得』一像，那種溫存帶點諷刺的微笑，一半拒絕，一半承受的樣子，教人猜揣不出一種人生之謎！那種醉人的手指，那種迷人的笑容，那種高傲的胸襟，那種莊嚴的態度，完完全全代表了『文西』。富於智慧的天才，和他高超不羣的性格！

哥德

近代文藝家中，能與文西一樣，努力去求知的，只有德國詩人『哥德』相仲伯，他是文學家而兼科學家之天才，他也

是無事不追求，無處不探討的高貴而勇敢的人物，在他一部傑作『浮士德』中，表示人生先從痛苦與錯誤中，追求到智慧與光明，哥德與文西一樣，都是崇信自然主義者，而生活在暴風雨中，以悲劇之感情，決定人生之運命，但自己永遠是自家之主人，而以堅定之意志，戰勝一切之困難，以不斷地努力和追求，略取世界最高的幸福，在天要求最美的明星，在地要求最大的愛情，他的人生就是試驗，在不斷地追求中，永無滿足之一日，『浮士德』上所謂善，就是積極奮鬥，所謂惡者，就是懷疑在前，哥德追求真理，與文西一樣，認識善同時也認識惡，因為都是自然！他二

人的理想，要超越現實，有豪放不羈的熱情，但是常常要與現實接觸，要認識現實，所以他們生活，時時逃脫。時時侵略，以不息地奮鬥，造成偉大之人格，故文藝家的生命與作品，不可分離，生活也是他的理想之作品，作品也是他的生活反映之光彩也！

結論

文藝家，大都富於熱情者，近於誇張，富於智慧者，近於妥協，智者求博，博學每多不求深解，熱情者求專，專情每多忽略認識，故文藝家要把『熱情與智慧』，求一種最高度的諧和——即內生命與外世界，求一理想之秩序，由此秩序上表現

其一致之精神，使精神與身體之各部分，皆有平均適度之發展，而共同傾向一種之目標，可集中全部分之努力，爲一種理想事業而奮鬥！故文西與哥德，彌克浪與拜倫，吾常兼取其長，所謂豔如桃李，冷如冰霜、文藝家之熱情，在冷靜之智慧中，其表現之態度，只現其光明，而不見其火燄也，這才可以說是高雅而超脫，不落於流俗之見！

哥德百年紀念

——(1749—1832)——

哥德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，在『佛昂克服』城中，其家亦該城望族，初受父教，繼而習法政，但不能滿足其熱烈之想像，遂棄其學業，而從事於文學，其最著名之『維特』，即出現於此時，哥德既愛文學，博覽古今名作，但他認識自己，保存其獨立之性格，無論是在科學方面，或文藝方面，在行爲方面，或熱情方面，他總是不斷地追求中，永無滿足之一日，他

在「維馬」宮廷中，卽露其頭角，爲一般人所傾慕，千七百八十六年去意大利，領略古典之「美」，漫遊各名城，探求復興之祕密，及歸「維馬」，得結交其友席勒，爲其平生快事，於是哥德之天才益飛躍！哥德之作品甚多，多得其友之助，一千八百零五年，不幸席勒死，哥德創痛極深，但哥德生活，永保其光明冷靜之態度，當拿破崙之役，亦不擾之，拿氏且向之曰「哥德先生，你是一位人物！」哥德平生精力所集，最重要之傑作，則爲『浮士德』一書。第二集至晚年始出世，『浮士德』站在近代文化之最高峯，與人類之運命宣戰！他起頭接受人生之教訓，就是由於差

誤與痛苦，他要求，他更要求，在他的夢想之中，超越過最高的天堂！他痛苦，他更痛苦，在他的追求之中，沉淪到最低的深淵！他逃脫，他進攻，他永遠是努力在不斷地要求中，永無一日！他是他自家之主人，他永遠是烈火，在那人生戰場上，不斷地燃燒着，所謂『最熱烈的人，是最純潔的！』所以他愈是在暴風雨中，愈感到生活的快愉，『浮士德』之悲劇，完全與人生之運命相搏鬥，在極大之痛苦中，得到極高之快樂，但哥德與但丁一樣，以女性爲中心，男子之人格，因愛情而昇華！但愛情就是戰爭，演成極奇慘之悲劇，而以天真純潔之幼女，挽救人道之

沉淪，「浮士德」因「瑪格利特」而遇救也！哥德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病歿，臨終時還向人說「還要些光明！」足見哥德一生之努力，就是尋求光明，但哥德死已百年矣，何世界猶未旦耶？

『浮士德』與近代文藝

哥德之名作『浮士德』，是最近代文藝界一座名山，無論是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，苟不能領略『浮士德』之偉大者，無由探入近代文藝之門徑，吾人試在文藝作品中，選擇一種熱情達到至高的地步，如火山暴裂的一樣，痛苦沉到無底的深淵，永無超拔之一日，男女的愛慕，愛到北冰洋，都化爲春江，人生的探求，探到宇宙都變成窮荒，如但丁，如彌克浪，如莎士比亞，如碧多芬，他們的人生，他們的作品，都是領略到無窮盡處，他們只憑

了他們自家的熱情和勇氣，經過許多的世界，而創造不世之傑作，『浮士德』一劇，實在是他們名山中一座高峯，不能領略人生的人，讀之至乾枯無味，或視爲荒誕神怪之談，無從知其熱情，但是青年們，一旦歷世至悲憤失望時，欲抱石沉淵，或佯狂畢世，這時『浮士德』，站在你們面前，告訴你們說：『最熱烈的人，是最純潔的』，人要有無限的慾望，無限的要求，飄蓬在滄海裏，遇到狂濤的風濤，難道轉舵以回鄉乎？抑勇往直前，要知道風濤頑耍我的船隻，不能頑耍我的志趣，駕駛之權，我自操之……『浮士德』是英雄，是人生之戰士，他欲在最痛苦中，領略最快樂

之滋味，他欲在最短促之人生中，探求最長久之宇宙，他是永遠不失望的，他的高傲，和上帝一樣，宇宙陳設在他面前，都成極大之變化，人生之悲歡離合，明月之陰缺圓全，一切之變動，自有不變者在，不變者就是「浮士德」熱烈之感情，堅強之意志，和不滿足之知識，他因為是他自家之主人，永遠能接受世界給與他的教訓，「浮士德」之悲劇中，有這樣的力量，所以能影響到近代文藝，創造一種新生命，好像但丁之「神曲」，開創復興時代一樣，人生在宇宙間，永遠是一個「謎」，除了傑出之天才，誰也不能猜透，科學家，發明多少條律，簡直令人開玩笑，哲學家

，說了許多廢話，一字不能道破，還是詩人藝士和樂家，在那『靜默』中，聽他們的心絃，調動『無言之哀歌』，一切風聲草動。都在那裏宣洩宇宙之祕密，『浮士德』在那最大之變動中，他能靜，在那最大之痛苦中，他能樂，這真是哥德的超人處，足見世界上，沒有非傑出之天才，而能產生傑出之作品，後世受其影響者甚多，摹仿之作品，到處皆是，亦只有拜倫之『茫佛萊得』，可以與之抗衡，『茫佛萊得』，獨自登在高山巔，聽秋風掃葉，觀月度星移，遠離絕人世，遠離絕人世一切的塵囂，面對着千萬年不朽的雪山，永埋人間所不能了解的熱情。

繪畫中，亦只有戴那郭，能盡其妙，戴那郭是十九世紀法國浪漫運動中，最大之畫家，他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，曾用石雕術繪『浮士德』，表現『浮士德』偕『魔鬼』去解放其愛人『馬格麗特』於獄中，經過絞殺行刑台之旁，『浮士德』和『魔鬼』躍馬飛奔，『魔鬼』現得意之狀，態度頗高傲，而四週恐怖之黑暗，除行刑台外，迷漫無光明，但是『浮士德』永遠是『浮士德』，在愛情之下，一切罪惡，都是光明的，『馬格麗特』雖淪於冤獄，終得遇救。後哥德衝破基督教，而入於希臘美化境地，希臘為美后海倫，而惹起戰爭，許多英雄，甘為美人死，詩人荷馬歌頌

「爲美而戰！」，同時戴那郭繪有哥德一像，熱情流露於滿面，在極驚怖中，現出極鎮定之狀態，另有自繪像，戴那郭而着「哈邁賴」之服裝，足見他以熱情表現他之生命，以生命供給熱情之燃料，此畫家中之「浮士德」，自浪漫主義，開創近代之新文藝後，以前之死板無生氣之作品，皆不爲世人所重視，知道文藝家之生活，是要有「熱情」，絕不能爲理智所支配，哲學家罷司各有句話：「心自有道理，非道理所知，」就是心是「理所不知的道理，藝術用色彩形象以表現之，成爲無言的詩歌，無聲之音樂也。

盧梭之「余麗」和瑞士

盧梭的『余麗』一書，約在『維特』前十年而出世，以瑞士『日内瓦』湖畔爲背景，爲兩情人之書信，於是感情復活在自然界前，湖濱的潮音，奏出幽柔的心聲，雪山的彩雲，幻作沉思的夢想，故『余麗』中之鄉野情歌，正如大戲院之歌曲，佳妃館之會話，但他創造出新的形式，樸實而純潔，不類城市之矯僞，如山崖深谷月光湖水都可寄託情愫，盧梭把神祕的愛情，和現實的自慙，同沉醉于幽深寂寞中，聽那心絃之歌曲！他是反對十八世紀

「非愛情之結婚」，「余麗」傾愛「善波」而逼從父意，強與「吳馬」結婚，她痛苦，她追思，道德造成悲劇，社會習尚虛偽，所以盧梭思想，攻擊這種人爲的制度和習俗，而倡「返於自然」，但是盧梭和一般理想家，幻造出些黃金時代之天堂夢想，他也不是例外，非如吾人根本不承認『天堂能實現於人間』。人生只賴熱情和勇氣，造成偉大之悲劇，所謂『流淚的快樂』，死在愛人懷裏，微露出一點極慘痛之微笑，以與萬惡世界永訣而已！盧梭之歌頌自然，以詛咒社會，把自然沉醉在幻想之中，而美滿其愛情之幸福。後影響一般浪漫派的文藝家，提醒對於自然之情緒

，於是瑞士山湖，爲一般逃情者，埋愁飲恨之地，拜倫在『日內瓦』湖中歌頌『克那漢』爲愛情之搖籃，雪萊對森林而流淚，以及沙陀伯西昂的『借萊』。拉馬丁的『湖』，都受盧梭之影響。在愛情上，創出一種新的風格；故『余麗』與『維特』二書，近代文藝青年，奉之爲愛情之聖經，但吾以爲愛情之神壇，並不在『瑞士』，而在『戰場』之上！因爲在極恐怖極痛苦中，始能領略到最高之愛情，若在溫柔甜蜜之鄉，不過如湖上清風，起一點微波而已，吾於『余麗』亦然！

藝術與生活

五六

拜倫的浪漫思想

我不必引證許多道理，來解明『何爲浪漫思想』我只就罷司各一句話，足以明瞭其中的意義，他說『心自有道理，非道理所知，』就是心是道理所不知的道理，足見心能知道理，道理不能知心，這就是超出理智範圍之外，去探求『人心的祕密，』而發揚熱烈的情感，所以文藝創造的精神界，是不受理知所支配的，這就是浪漫主義，拜倫卽此派中的傑出人物，哥德尙帶有許多古典趣味，尊崇傳統的文明，但浪漫文藝，是不受任何理知爲引導

的，如『沙多撲里昂』的『諧籟』，『拉馬丁』的『湖』，以及其他相同的作品，都是從他們心坎中最深創的傷痕處，流出一點血淚，他們的道理，就是『痛苦，是認識人生，』

要知道文藝家最高的標幟，就是『愛美』，文藝家一生最大的事業，就是拜倒在『美的偶像』面前，他的自由活潑熱烈誠篤的生命，除了『愛美』的一條繩索外，絕不受任何條件的束縛，他是大海的魚，天空的鳥，荒山的獅，花間的蝶，世界上有王，他是一切王中之王，世界上有盜，他是一切盜中之盜，尊榮富貴豪華豔麗，除了他欲拿他貢獻『愛人』外，一切視如糞土，要明

自這種道理，然後才能知道拜倫，知道拜倫偉大的性情，除了拿他的道理講解他外，別的道理，是不能了解他的，

我們讀『拜倫』的詩集，知道他完全是一個『反抗社會的個人主義』的人，如他的創作『海盜』『董源』『西榮的獄囚』等，都可看出他的性格，我今所寫的，是他在瑞士湖邊的印象，他就他一部名作『茫佛萊得』立論，很可以聽到他心泉最深處，發出一種玄妙之雅樂，又如壯士陣前的美人，使一切兵戈無顏色，『茫佛萊得』，是那女鬼在那萎枯瑰玫的乾唇上，呼出來的聲音，解釋那不可解決的『人生之謎』，『茫佛萊得』在失望的生命

，已知臨死將近，安靜地讓他永遠脫離苦海，他拒絕了教士的懺悔，他的生，和他的死，是一樣的，是永遠的孤獨，孤獨！如秋風黃葉，如落日殘霞，自然和一切自然的精靈，都不能安慰他，那『阿爾布斯』高山巔，高出於雲表，他獨自攀登在山頭，下瞰有萬丈深的山谷，有急流湧泉，一步不留神，即踏成千古，後爲一獵人所救，『茫佛萊得』仍留他精神已死的軀殼，踏跟在人間地獄，這種苦悶，這種不可解決的悲哀，和一般浪漫派的文藝家，是一樣的心情，他最後臨終向『阿伯』說，『老人，死不是這樣困難的』，就這『茫佛萊得』詩劇說，明明是受『浮士德』影

響，但他已擊碎『浮士德』，到死不屈，除了他一個『愛人』外，無論什麼魔鬼或天使，都不能降伏他的，法國的拜倫（即沙多撲里昂）爲基督教所屈伏，英國的沙多撲里昂（即拜倫）則否，但是因爲姊妹間戀愛，陷到不可解決的悲哀，都是一樣的，但是拜倫反抗力最強，不顧慮社會道理習慣風俗等，『勇於爲惡，惡就是我的善』，世界上惡人，他性情中，無不含有美善，世界上善人，他性情中，無不含有醜惡，『茫佛萊德』獨自登在高山巔，聽秋風掃葉，觀月度星移，遠離絕人世，遠離絕人世一切的塵霧，而對着千萬年不朽的雪山，永埋入人間所不能了解的熱情，

我讀拜倫詩，使我浩歌，使我哀吟，使我泣涕滂沱，使我拔劍狂呼。

希臘軍中的拜倫

拜倫懷着滿腔的悲哀，到處漂泊，海潮風濤，就是他的淒涼伴侶。拜倫之愛海洋。亦如貝多芬之愛森林，他的粗野的性格，從極柔媚的詩詞裏表現出來。讀他的『海盜』『哭大司』等詩集，知道他因為愛的原故，故去覓恨，愛既銷滅，恨於何有，海盜在萬般罪惡中，就是這點善，足以流傳不朽！海盜因為他的愛人，與世界為敵，他愛人因為他死了，他因為愛人死而謝絕世界！華克萊因為『魏善洞克』夫人，而作樂劇『特利斯丹』其熱情

亦近之。當拜倫在『日內』留居時，最喜騎馬在海邊游散；遠觀海潮，夕弔斜陽，但他心中固感無限之苦悶。而懷念故國，其時朝夕相隨，就是他的意大利情人『居細峨麗』夫人，漸漸亦感厭倦，此種單調平庸之生活，拜倫富於野心之人，當然不能安然處之，痛苦曾指示他一種新人生之出路，即以詩人之血，貢獻在希臘之自由神前，效希臘古名將之風，爲文藝祖國死！拜倫離開意大利，也如離開英國一樣，當時『居細峨麗』夫人欲相偕，拜倫阻之，不忍其入危險之地，夫人乃遣其弟隨行，此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二月事，拜倫厭世，得一積極自殺之方法，而不示弱於人。

拜倫詩中，曾歌頌斯巴達三百勇士，以禦強敵，勇士都爲祖國死，現在若存留一個，還能演一次壯烈之悲劇，誰知死者常呼躍，而活者反寂然無聲息！我們都爲古國文明哭，衰亡豈僅一希臘，思之不禁愴懷抱愧無地也。拜倫在希臘軍中，集合團體，捐助軍餉，但目睹士氣之煥散，敵已臨境，內爭猶烈，熱狂之拜倫，如何不爲之痛心。夢想希臘之自由，而希臘人不愛之，愛希臘之詩人死，希臘因爲獲得其自由！拜倫在軍中染疾，一病不起，臨彌留時，猶呼其愛妻及其祖國，在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死於希深 (Missolonghi)，年方三十六歲，舉世哀之。生前不能見

容於祖國，死後葬於故鄉一廟宇中，當其柩離去希臘時，希臘全國哀悼，鳴砲以送之，吾人猶憶及拜倫呼聲曰：『前進！前進！隨着我，不要怕！』

貝多芬的生活與藝術

——Ferdinand von (1770—1817)——

『但丁』是中世紀意大利的詩人，『彌克浪』是復興時代意大利的雕刻家，『貝多芬』是近代德意志的浪漫派的音樂家，這三位傑出天才，其生涯極痛苦，而藝術上創造，極其偉大，給我們一種『人生之謎』，至難猜透，好像是一種探求無盡的祕寶！

人問我『何以貝多芬在極痛苦之生活中，創造出極快愉之音樂來？』要知道貝多芬是極於熱情之人物，同時又是極富於智慧之天

才，他在善上篤愛自由，他愛自由，絕不妨礙真理，所以他遇痛苦能擔當，他遇藝術能超脫，他一生永遠在『戰鬥』中；拿他的夢想，補充生命之缺乏，拿他的目的，超越現實之苦悶，他最愛美婦，他最愛幼女，他是一位多情的人，他的運命，給他一種最恐怖的處罰，但是貝多芬絕不因此短氣，勇敢地與運命決鬥！在一千八百零一年，他愛了他的女生『余麗愛達』，這位高傲的幼女，金絲的頭髮，蔚藍的眼睛，她崇拜貝多芬為偉大人物，他覺榮幸的很，做了大人物的愛人，次年樂聖在『月光曲』中，留下不朽的歌頌誰知愛情就是痛苦，一千八百〇三年，『余麗愛達』

貪圖勢利，與某公爵結婚，貝多芬受此次心創，至感悲悲痛，幾憤不欲生，但是他的戰鬥的天性，也不容他打消，努力與運命抗，而從事創作，千八百〇六年，貝多芬與其友人之妹『黛愛絲』訂婚，女士愛慕之已久，當其初到維也納時，女士即與之習琴，及其訂婚，相愛益篤，夢想之愛情，將人合而爲一，須知夢想只能陶醉，而不能實現，愛情與藝術一樣是爲無果之花，他二人因不能相聚，究竟何故阻礙他二人之愛情，外人不得詳，但是黛愛絲到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臨死時，還是愛貝多芬！天才是孤獨的，貝多芬在世界，並沒有朋友，但是他有唯一的信仰：『藝術』

就是他的救主！」惟有藝術能安慰他。貝多芬藉長久地戰鬥，和不斷地創作，獲得最後之勝利！如猛獅雄吼。聲驚山岳。拿破崙曾向人說「我在戰爭中，絕未認識如是之痛苦，有如音樂……」貝多芬是空中王，固非拿氏所能企及。在一在千八百十二年，貝多芬曾結識「哥德，」兩人外出，途遇貴族，哥德鞠躬爲禮，貝多芬甚鄙視之，晚年貝多芬愈陷於悲劇之中，他在痛苦中所尋得之快樂，幾亦失其光明。卽天奪其生命上雄偉之利器，聽官失其感覺，他是聲音世界之王，世界給他許多不幸之連命，而聲音亦復離棄之！但是他仍然接續他戰鬥之生活，至死不屈，在他痛苦

之深淵，而有快樂之高峯，從這高峯降下天堂之雅樂，溫慰一般苦惱之人生！他創作第九合奏曲，獲得最大之勝利，如狂風暴雨之掃盪，最後歸於安靜，此安靜之快樂，在痛苦不幸之運命中，即人類智慧表現，至偉大之極峯，而以一生之戰鬥完成他藝術之創造也，如他的生命，和蘇格那底，和耶蘇是一樣的偉大，『人生之謎，』誰能去理會他到極致！

藝術與生活

七二

衛尼絲的華克納

——Wagner (1813—1883)——

意大利北部，濱海有名城『衛尼絲』，『是風流沉醉之鄉，全城四面環海，川流迷漫其中，交通用游艇。不聞車馬之聲，那『比昂丁式』的教堂，帶了許多東方趣味，幽靜地古城中，充滿哀豔之情史。『拜倫』在耶裏遇見他愛人『居細娥麗』，『密瑟』在那裏與『姚日尙』，度過溫柔的歲月，還有些浪漫詩人，醉在游艇，還有些風騷美女，歌舞筵前，然聖馬教堂前，來了一位『

逃情』的遊客，就是德國音樂家『華克納』，和他愛人魏善洞克
『夫人分離之時；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，他在瑞士結識夫人，五
十七年夫人曾爲之購一別墅，近在其側，於是相交日益篤。兩情
之密，幾至忘形，但夫人不願棄其夫，於是二人從快樂之極峯墜
入深淵，次年（千八百五十八年）衛尼絲城中，遂有華克納之足
跡，樂人在游艇中，遙聞歌舞之聲，與海潮管奏，近則有舟子之
蕩槳，及幼女之沉吟，宇宙間充滿了音樂之節奏，華克納在失望
悲哀之中，回復他的垂死之生命，努力創作，樂劇『特利斯丹』
於是時告成，如此愛情之悲劇同，以死爲榮光之勝利！華克納是

樂家，也是詩人，燃燒其愛情之烈火。照耀在藝術界中，發現其偉大之前程！華克納在幽靜之古城中，日夜泛舟，慨歎詩人『達司』衛尼絲已非當時之景況。華氏自感身世飄零，愛情無逃脫處，『達司』曾因愛情被權貴囚禁在瘋人院中，華氏念及之，不無同情，觀『特利斯丹』之樂劇，至最後回死時，溫柔之美婦，勇敢地自願爲愛人死，『你神聖你的死，把生命給我，我接受你的生命，而絕棄世界，與你同苦同死！』於是皇女『依紹得』，倒死在武士『特利斯丹』的屍身上，四周花瓣，落在他們的身上，海濱潮音，奏出他們的情歌，愛情是勝利了，最無聊的。只落下孤單

的『馬克王』，他還一人活着！華克納心中永留下不可療治的傷痕，深印了他愛人『魏善洞克』夫人的倩影，衛尼絲何幸，將這朵奇花，由她手中，貢獻到世界，世界人永遠在『特利斯丹』樂劇中，爲衛尼絲城中一漂泊者而垂淚！

陶斯道與尼采

人生道路，是異常崎嶇而險惡，就憑各人之熱情和勇氣，去奮鬥開闢，『人生除努力自救外，別無道路！』若託祖宗傳下來的遺澤，苟安在共同的一種形式之下，不死不活地因循過去，則『人生意義』，毫無存在之價值！我們要生活在暴風雨中，曠觀宇宙中偉大之變化，人生如怒濤中一葉扁舟，駕駛者苟不有堅定之識方，何能冒萬險以自豪，『浮士德』在人生之風濤中，不呼天，不求救，他雖有時短氣，有時流淚，但他的熱情和勇氣，

愈因困難愈激發其野心，『哥倫布』發現美洲，在他日記簿上，永遠是向西走！人生道上，在不斷地追求中，自能發現新的境地，陶斯道因此躬耕田間，尼采因此提倡超人，兩相極端背馳的思想，我們在人生道上，尋出他們二人有一共同的原則，不過出發點差別，道路因而不能一致！陶斯道是貴族出身，幼年親歷行伍間，行爲多不檢點，尼采則爲忠實信徒：是一牧師之子，因其忠實，處處受社會愚弄，受庸衆欺侮，遂發現人間沒有同情，而憐憫自己，以嚴酷殘忍之心，對待社會，陶氏則不然，覺悟自家行爲之不當，而以殘忍之心處罰自己。對於人類，則啓其憐憫之同

情，尼采則視同情爲大患，以殘忍療治怯弱之病根，陶斯道之所謂『善』，自尼采視之，則爲一不忠實之僞友，但陶斯道對於人類雖表同情，而處置自己，乃一嚴酷的凶徒，尼采則爲一憐憫自己之人，足見他們出發點雖不同，而『慈悲』和『殘忍』則一也！人世皆如是，慈悲與殘忍，如兩伴侶不可分離，耶穌講救世，因而流血成渠。盧梭倡自由，因而頭顱起舞，世上何一慈悲之心腸，不演成奇慘之悲劇，又何一殘忍之悲劇，不培成仁愛之根苗，故陶斯道與尼采，不過是待人處己之不同，陶氏又何曾相信人世有同情乎，尼氏雖主殘忍，他在意大利街上，見馬載重車而受鞭

撻、則抱馬頭而痛哭，又何曾待物不具慈悲之同情乎，可見人生道上，各人所遭遇之不同，思想因而大異，但他們都是勇士，都是建設家，各人根據自己之出發點，曾指示人生光明偉大之前途！

藝術家與戰士生活

藝術家奮鬥的力量，完全是戰士生活，他總不遷就社會，不屈服在民衆之前，他欲以最高的理想，激起民族向上之努力，他欲以偉大的人格，指導青年光明之前途，所謂登山愈高，愈覺寒冷，他的責任愈重大！藝術家永遠是反抗一般地卑鄙墮落之生活，而不與社會同流合污，其生涯愈痛苦，其藝術愈高妙，其生命憔悴至枯涸時，其創作乃偉大！希臘雕刻家『斐地亞司』流亡在外時，或就他的傑作在『奧南避』，抒情女詩人『薩服』到失望

時，心弦上所撥之琴音愈哀豔，『但丁』流亡在外，權勢詭其返故鄉，但須表明悔過，詩人憤然拒絕之曰『但丁絕不如是返他的祖國』。詩人『達司』禁在瘋人院裏，成就了他一部十字軍東征之詩集，其他如『拜利戈』的『我的牢獄』，『彌爾吞』的『失掉的天堂』，荷蘭畫家『航伯浪』晚年如同乞丐，德國樂聖『貝多紋』一生都是痛苦，足見文藝家的生活，與墮落的環境抗，與不幸的運命抗，遭庸俗的忌嫉，遭敵人的陷害，好像獨鶴在鷄羣裏，安能與庸衆爭食，亦如雄鷹飛翔愈高，人愈不可見，所以天才永遠是孤寂之人，也永遠是時代的先驅，社會之反抗者！試在藝術作

品中，可以窺見藝術家之生活，他們心坎上，滿載了創痛，他們作品上，充實了戰痕，『文西』作品『戰士』與『戰鬥』的素描，表現力何等深刻而激烈！『彌克浪』雕像『思想者』而着武士裝。足見文人亦武士之生活也。德國畫家『呂亥』所繪之『騎士』，與死鬼偕行，而鎮靜如平常，瑞士畫家『柏克林』繪有『死之島』，死固別有幽境。『囂峨』說過『我非詩人，則爲戰士』，『歌德』的思想、以熱烈爲純潔。亦以戰鬥爲生活！要知道真正偉大的藝術家，斷斷不隱避在山林中做居士，也斷斷不在花月下作無病的呻吟，要真幹！要不斷地努力去創作！就是『他是個

藝術與生活

藝術家，他的生命，也是個藝術品。」

社會與天才

在社會裏，不能做出一個『人』來，猶之在書房裏，不能造出一個學者，在畫室裏，不能造出一個藝人，並不是說，藝人可以離開畫室，學者可以離開書房，『做人』可以離開社會，須知人與人之間。所接觸的，不外『矯偽』『險詐』『自私』『陷害』等等的殘毒手段，而不許人爲善，不許人率真，故天才在社會裏，苟不善自養修，善自解脫，必流爲盜匪，以作惡靈能事，或流於悲觀，以消極爲自殺，此皆非做人之道，須知社會絕不與人

以生路。他以習慣爲真理，以利害爲取捨，以狡詐爲投機，以守舊爲安甯，故『做人』第一要把自家的偉大性情，在『孤寂』中修養其天才，在『孤寂』中鍛鍊其熱情，身在社會，心在名山，超越如天上明星，孤立如高山雪峯，故其態度，如『月光』如『斜陽』，冷靜而悲哀，只現其光明，不露一點人間之火氣！以宇宙之自然爲學校，以人生之痛苦爲師友，如學者隨時隨地發現科學之真理，如藝人隨時隨地採取速寫之材料。『做人』則隨時隨地，無有不可接受人生之教訓，愈是平坦的道路，愈是殺人的陷阱，『弱畜去入羣中，猛獅獨行於山野』，天才絕不走人家踏平

的道路，絕不乞人心中一點哀憐，如『達司』在瘋人院中，他幻想出東征的詩集，如『悲多紋』在森林中，感受到狂風暴雨之音調，如牢獄的鐵窗，西伯利亞的荒野，都是偉大天才之製造所，自由思想的神壇，惟獨社會裏，是屠人的刑場，是家畜的園田，永遠走不出一條生路來！但是我們並不是逃脫在象牙之塔裏，不與現實社會相接觸，其實我們思想，正與此相反，我們要與現實接觸，要認識現實，不但要認識善，還要認識惡，不但要認識美和真，還要認識醜和偽，然後才能在黑暗中尋出光明，在險惡社會中，指示青年之出路！『天才』！天才在社會中，雖與人事往

還，雖在時代上激起風濤，但是他心情最深密處，永遠隱藏着『孤寂』的悲哀，雖然在他歡笑中，或靜默沉思時，從他眼中射出冰冷地寒光，這寒光裏含有無限地熱情！